

國史瑣談（五）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無論清史、近代史，在相當重要之史實，有些特別是常行禮儀節度，既不見於正史記載，亦不見於政典紀錄，日久自難追查證，再加世變代嬗，後世史家專門亦難得申說清楚。此次瑣談，即要選擇若干史上必有必行之事，而迄今已無法明其究竟，茲願舉示數則，就教於同道。

其一，清帝每年元月在乾清門賜宴

清代每年元旦朝賀是重要禮節，自是載入史書，特別是外藩貢使朝賀，自必載入《實錄》。但元月即正月之內，皇帝尚要慰勉朝廷大臣，而有乾清門賜大臣宴一個隆重禮節，官方之書《大清會典》、《大清通禮》均無詳記。既不見於政典，又是隆重典禮，致令讀史者失去參考機會，日久終必流失無聞。現根據《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大陸長沙岳麓書社出版《曾國藩全集》日記，第三冊，頁1603）留有一段簡明記載，可資參證，舉日記原文為據。（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記）以下原文：

辰正二刻（相當於早八點半鐘），起行趨朝，是日廷臣宴。午正（相當於中午十二點）入乾清門內，由甬道至月台，用布幔帳台之南，即作戲台之出入門。先在階下東西排立，倭艮峰（倭仁）相國在殿上演禮一回。午正二刻（即十二點半）皇上出，奏樂，升寶座。太監引大臣入左右門。東邊四席，西向。倭相

首座，二座文祥，三座寶璽，四座全慶，五座載齡，六座存誠，七座崇綸，皆滿尚書也。西邊四席，東向。余列首座，朱相（朱鳳標）次之，三座單懋謙，四座羅惇衍，五座萬青藜，六座董恂，七座譚廷襄，皆漢尚書也。桌高尺許，升墊叩首，旋即盤坐。有四高裝碗，如五供之狀。後八碗亦、鴨、魚、肉、燕菜、海參、方餠、山查糕之類。每人飯一碗，雜膾一碗，內有荷包蛋及粉條等。唱戲三齣，皇帝及大臣各吃飯菜。旋將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裝碗，太監八人輪流撤出，大臣前之菜，兩人抬出，一桌抬畢，另進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計其數。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樂，倭相起眾皆起立。倭相脫外褂，拿酒送爵於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眾皆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領賜爵，退至殿中跪。太監易爵另進杯酒，倭相小飲，叩首。眾大臣皆叩首。旋各賜酒一杯。又唱戲三齣。各賜奶茶一碗，各賜湯圓一碗，各賜山茶飲一碗。每賜，皆就墊上叩首，旋將賞物抬於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謝宴謝賞，一跪三叩。依舊排立東西階下。皇上退，奏樂。蒙賞如意一柄，瓷瓶一個，蟒袍一件，鼻一瓶，江綢袍褂料二付。各尚書之賞同一例也。（據《曾國藩全集》日記，頁1603）

曾氏日記所叙簡明，令人如同親見。飲食至豐，賞賚亦貴重、多樣，足供後世之參考研討。設無此日記保存，豈有下筆之處：

歷代帝王與其屬僚必有諸多關係之禮儀體制，本是政典所當載述，故史家收於典志之部，多在於申明禮制規程，殊多不論及何時何人何樣舉措細節。若曾氏日記，乃不易見之典章，留下紀錄，實亦珍視也。

其二，孟冬之月清帝賜大臣坤寧宮吃肉

按之清廷歷朝帝君，每年十月初一日要履行一種朝廷禮制，為國家功令之典，稱之為「孟冬時享」。凡治史之家，必然知曉。其「時享」之時字，不指時間，按《春秋》書法，此一「時」字，是指季節，是即冬令之季皇帝所行之宴享。孟冬就是十月，這項典禮就選在十月初一日行之。

關於「坤寧宮吃肉」，在清代常行，而《大清通禮》、《大清會典》清代重要之政典，俱無明載。而官紳文士則俱熟知。清亡之後，遺老逸士、飽學者甚多，能通清代掌故者亦極多。民初編纂清史稿，參與撰述者不下五十餘人，朱師轍所撰《清史述聞》俱載編清史之經過以及參與之學者人數，應俱為飽學之士，因知《清史稿》一書仍是參考價值極高，後人不能及也。雖然如此，而清廷歷來諸多皇皇政制典禮，仍未必收輯無遺。因是只好借重私家筆記，用來補正史之不足。茲據曾國藩日記所叙，以見「坤寧宮吃肉」之時享儀節。茲舉曾氏日記：

(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是日孟冬時享(迎冬季到臨)，奉派入坤寧宮吃肉。寅正一刻(晨四點一刻)起，飯後入朝。卯初一刻五分(晨五點一刻五分)至兵部報房，與諸大臣坐談頗久。卯正二刻(六點半)傳入乾清宮，又與眾王大臣立談，三刻入，過交泰殿，至坤寧宮。皇上坐西南隅榻上，背南窗北向而坐。各王大臣以次向西而坐，以南為上。第一排，南首為惇王、恭王，以次而北。第二排又自南而北，余坐第五排之南首一位。初進釘盤，小菜、醬瓜之類一碟，次進白肉一大銀碟，次進肉絲泡飯一碗，次進酒一杯，次進奶茶一杯。約兩刻許(半小時)退出。在兵部報房聽起。巳正(十點鐘)方散。(據《曾國藩全集》，日記，頁1788)

曾氏叙記，簡明清楚，像說白話，只有一語須加申釋。曾氏在吃肉之後，而到兵部報房聽起，地點不重要，「聽起」之意，今人已多不曉。此是清帝問政天天常行之召對辦法，熟稱「叫起」，即是召見大臣要分別一起晉見，故分首起、二起、三起之別。聽起就是等候叫起。

後世史家熟知坤寧宮吃肉原是滿族風俗形成，清帝極加重視，傳之恆久。

再要說明者，十月初十日為慈禧太后萬壽之節，朝野重視，俱與孟冬時享全無關係，解史者當不可妄加傳會。

其三，文狀元遊街

狀元遊街，世人樂道，然俱多口傳，實無人能知其真實情景，不但常人不知，即在文史學者之中亦絕無有論及者。尤不可喻解者，近代以至今時，所知研究科舉制度之名家如商衍鎰(本身是探花資格)、齊如山、王德昭(吾之業師)均有歷代科舉之專業。余只讀過齊如山之《中國的科名》等三位專治歷代科舉史之大家，其書竟於狀元遊街(商衍鎰晚清探花，乃親身經歷)未加詳談。

有清一代文風之盛遠過於元明兩朝，於公開登進人才，行用科舉考試制度，實最重視，既是皇皇政典，亦關風教士習，故在清代中葉已有名學者法式善出而收輯自順治朝以至嘉慶朝凡關各省學政、各省鄉試以至京中之貢試殿試俱作記載，成書《清秘述聞》計十六卷。嘉慶以後，又有他人依式續編《清秘述聞續》及《清秘述聞再續》，一一載述至光緒三十年之最後一次貢試殿試。書中自必記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三人，但其書不提狀元遊街。

此外，又有清末人嚴懋功編著之《清代館選分韻彙編》十二卷。將有清一代之所有翰林人物名姓籍貫，按韻母排序，一一登載書上，尤其第十二卷，稱作附錄，實則全卷記載各省之狀元、榜眼、探花，可說全備。然亦毫未談論狀元遊街。看來官家政典、私家著述，俱不能查到在清代常行世人熟知之狀元遊街。因乃願在此文中作一補記，以供

後世比觀。

晚清自光緒十年（1884）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原先在上海創辦《申報》，頗為成功，茲又創刊《點石齋畫報》，用中國畫家依傳統畫版畫之技藝繪畫新聞新事。每十日刊出一期，刊出不同圖畫八幅，各加圖說數百字，十分受人歡迎。狀元遊街亦被看作時事，當新聞發布，在畫報出現兩期不同時期之圖畫，茲分別舉示，以供參閱：

第一幅，記載詳明，表現時間及史實價值者如次：

本年庚寅（光緒十六年），恩科新貢士，於四月二十一日在保和殿殿試既畢，二十五日舉行金殿傳臚故事，狀元吳魯、榜眼文廷式、探花吳蔭培聽宣。入自太和門，隨即由大內披紅簪花，跨駿馬而出，玉鞭金勒，掩映生輝。前導旗牌耀目，儀仗連雲，由正陽門繞道，入崇文門，赴國子監，恭拜至聖先師，並謁見祭酒畢，狀元然後及第。其榜眼探花則送狀元及第後亦分道還第。為邦家光，為閭里榮。誠士人吐氣揚眉之候也。維時紅男綠女，白叟黃童，爭挹丰采者幾致萬人傾巷。咸謂玉堂金馬中人，自非尋常窮措大所能望其項背。珥筆志之，竊不禁為朝廷慶得人也已。（據《點石齋畫報》二集，酉冊，頁17-18）

看來此記出於畫報新聞紙，而能真人、真事、真時、真地、真景、真情，自足備為史乘採取，亦可貴也。

對照《點石齋畫報》前後兩次不同之狀元遊街，日期一定是四月二十五日，但遊行路線則並不同，所到之處及行動亦不相同。由此可知其他各次之狀元遊街，所經之處自必各有不同。

其四，武狀元遊街

滿清在關外時代，政治組織純取軍隊體制，軍分八旗，以滿八旗旗主分擔政務，君主亦是身為旗主，實以軍領政，向稱八旗制度。史家孟森著《八旗制度考》說之詳備。清代之八旗軍自是立國重要軍伍，西方譯作 Eight Banners。

滿清入關後收俘明之降軍付以綠旗以為軍別，乃稱「綠營」，俱由漢兵組成，而或歸滿將統帶，後乃形成大支軍伍，亦為滿政府之主力軍，西人譯稱 Green Standard。凡八旗、綠營俱為清朝之國家軍隊，向不稱國軍，而稱「經制軍」，自有詳細體制載入國家政典，乃有《八旗中樞政典》及《綠營中樞政典》兩種官書。

八旗原有滿八旗及漢軍八旗，其本身體制自有系統，並與綠營原自明朝軍伍體制不同。故只有綠營保持將校系統，自上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下至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乃循一套官階。可注意者，軍伍出身以行伍為正途，亦即自當兵卒

起當作正途出身，很奇怪不以考試為正途。清代二百年軍制如此，有典令規定。因是武科與文科不同，清代各時期無人重視武科。再加上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後，朝廷重文輕武，遂致武科考試若有若無。那裡還有人知道清歷來尚一直有武狀元遊街，大抵只有住京城中人見到知道。國人多數不知尚有武狀元遊街，官書因無記載，亦只有《點石齋畫報》前後刊布兩個不同時期之武狀元遊街，茲舉示一則，以作比觀：

己丑科（光緒十五年）武會試撤辟後，十月初五日卯正（晨六點鐘），皇上升太和殿，欽點武殿試進士。經傳臚紀堪榮金殿唱名狀元李夢說等，引見畢，由順天府飭員派差，預備執事人等，與夫清道飛虎旗，狀元、榜眼、探花及第等牌在前引導，狀元李夢說、榜眼徐海波、探花傅懋凱等，披甲頂盔，跨馬遊行。一時揚眉吐氣，不啻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光景。至正陽門甕城內武聖廟拈香。回至山左會館，肆筵設席，共賀登科。詠「兔置」之三章，竊歎我國家干城之寄，固不乏赳赳武夫矣。（據《點石齋畫報》二集未冊，頁71-72）

以此報紙披載，亦是真人、真事、真時、真地、真景、真情，足備史家採擇。

世人或謂清朝重文輕武，武科舉試或不認真，就《點石齋畫報》所記，武殿試十分認真，殿試完畢而由兵部尚書率群僚謝考官，十分隆重。

武狀元遊街不至稍有減色，且每次遊行路線不同。茲再引舉較早之另一組遊行，以供比觀：

狀元、榜、探，武與文同。臚唱事畢，即跨馬遊街，以顯榮幸。狀元更易盔甲，簪金花，榜探隨之。出午門、端門、天安門，過金水橋，出西長安門。諸進士附於後，送狀元歸寓。功名者，國家使令人才之具，而示賢豪所借為進身之階也。人可不自勉乎？（《點石齋畫報》，初集壬冊，頁7-8）

上舉兩節，世人易曉，僅止引文中有「詠兔置之三章」若不熟讀《詩經》，恐不知所喻為何？兔置乃捉兔子一種網，在《詩》中借指武將衛國，有所謂：「赳赳武夫，國之干城」句子。《詩》三百首，原來俱能詠唱，至兩漢逐漸不能入樂奏唱，實全亡逸，後人借做文章，實未真詠唱也。

2013年9月29日
寫於柳谷草堂